

南華真經口義

南華真經口義

〔宋〕林希逸 著
陳紅映 校點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南華真經口義 / (宋) 林希逸著; 陳紅映校點. —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22-03527-3

I. 南... II. ①林...②陳... III. 莊子—研究—中國—宋代 IV. B22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63345 號

責任編輯: 趙石定 張平慧

封面設計: 鞠洪深

封面題字: 啓 功

責任印刷: 洪中麗

南華真經口義

(宋) 林希逸 著

陳紅映 校點

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編: 650034

雲南新華印刷三廠印裝

開本: 889 × 1194 1/32 印張: 15.75 字數: 320 千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3527-3/K·332 定價: 45.00 元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雲南省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雲南大學學術著作出版基金

資助出版

序

中華文化思想流派衆多，號稱百家，其中影響深遠的只有兩家，一派是孔孟爲代表的儒家，一派是老莊爲代表的道家。孔子、老子是兩派的創始人。孟子、莊子分別是他們的繼承者。孟子、莊子沿着他們創始人的道路向前發展，形成了孔孟學派和老莊學派。孟子、莊子既是傑出的思想家，又是卓越的文學家。幾千年來，凡是有修養的中國學者沒有不熟讀孟子莊子的，也沒有不受他們的思想 and 文風沾溉的。這里只是說莊子。

莊子文風汪洋恣肆，巧妙地運用比喻或寓言，既講故事，又講道理。文章生動活潑，是散文又是詩，有如天馬行空，給讀者留出無限馳騁想象的空間。讀莊子書，往往心知其意而難得確解。后世多家注釋，都以各自的理解來介紹莊子。以其書涵義深闕，所以后人從中做出各種不同的理解，都能言之成理。以其表達方式不拘一格，后人的理解有的與莊子一致，也有不盡一致甚至與莊子原旨相反的。后世學者有用道教

修煉學說解釋莊子的，有專從文學欣賞角度解釋莊子的，有從小農平均主義解釋莊子，從而推衍出無君論的。多數人發揮莊子崇尚自然，反對政令煩苛，欣賞無爲而治，其中獨樹一幟的是晉人郭象的《莊子注》。

《莊子·秋水篇》說：「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這是說，人類爲了役使牛馬，給馬帶上籠頭，用繩穿牛的鼻子，以供人役使。這樣做，破壞了自然（天），也違反了牛馬的本性。郭象對這段話的注釋說：「人之生也，可以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以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經過郭象的解釋，人類落馬首穿牛鼻，不但「不違背自然（天）」，而是順乎自然（天），他認爲牛馬接受落首穿鼻，符合牛馬的本性。郭象莊子注獨標懸解，把莊子的思想，引向玄學本體論，在中國哲學史上起着里程碑的作用，是一大進步。郭象是借用對莊子的詮釋來構建他的玄學本體論，成一家之言。但后世讀莊者却不可認作莊子的主張。

進入二十世紀的後半期，科技手段發展日新月異。古人贊嘆高妙的手藝爲「巧奪天工」，今天看來已不成問題。上帝造地球用了若干億年，人類能在幾分鐘內把地球毀掉，甚至能製造連上帝也造不出來的新事物，如瘋牛病、艾滋病、轉基因新物種、酸雨等等。總之，今天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充滿信心自認爲沒有辦不到的事。

但是人們却發現自己並不懂得如何對待自己的現實生活。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被迫追趕着瞬息萬變的信息討生活，面對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不同民族種族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強烈競爭造成的後果，却無能爲力。嚮往自由，要求平等，追求幸福，反對邪惡，生活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的時代，而精神世界顯得貧乏落后。二千多年前莊子時代固有的社會舊症未除，又增新病。

當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發展步調很不協調，形成鮮明的反差。看來「天人之際」這個問題已成爲哲學領域內的永恒主題，正如文學藝術領域的「愛情」爲永恒主題一樣，要人類長期探討，共同解決。

莊子一書的價值，并不在它個別的結論，而在於它指出了人類認識有局限性、片面性。他告訴人們觀察任何現象（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不能光從一個角度着眼，必須變換角度來觀察，纔可以避免失誤。如果只看到向自然索取之利，不見索取之害；只看到戰爭之利，忘了戰爭之害，是極大錯誤。他提出「以道觀之」、「以物觀之」、「以俗觀之」、「以差觀之」、「以功觀之」、「以趣觀之」等觀察事物的易位認識的方法。它深化豐富了人類認識史。講中國哲學史，不能沒有莊子。如果把易位認識方法講過了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將會陷於相對主義，就不對了。多角度可以爲觀察者提供多方參照系，從而避免片面性，但觀察不能無角度，總要有觀察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莊子哲學三十三篇，說到底都在反覆探討「天人之際」。莊子主張的「無以人滅天」，有人欣賞，有人反對，這是自然的，無關緊要。但是我們對他的主張必須重視，可以反對他，而不能繞過他。莊子提出的思考方法并未過時，他的提示對今天的人們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贅語。

莊子思想的弱點也很明顯，按照他的學說，培養不出知難而進的勇者，也造就不出成仁取義、以身殉國的烈士。當社會秩序混亂，道德失序的時代，我國歷史上確有不少潔身自好、有所不爲的逸人隱士。天下滔滔，爭名搶官盛行的時代，有人不肯隨波逐流，不肯同流合污，能爲世間保有一塊淨土，也很可貴了。

林希逸的《南華真經口義》在衆多詮釋莊子的著作中立論比較平實，他是南宋后期的學者，這時玄學已不占主流，兩宋學術界經過隋唐佛教禪宗洗禮，慣用直觀詮釋法，教人直接從原著中去理解本義。略早於

林希逸的朱熹，解釋《詩經》，就拋開毛公傳統說詩的方法。指出《詩經·國風》中的某些篇章是男女愛情民歌，并不包含什麼諷刺或歌頌朝廷的微言大義。此種解經方法，早在朱熹一百多年前，歐陽修已經開始了。到了朱熹時期更加成熟，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反映了當時治學的傾向。「五四」以來，聞一多、胡適等人解釋古書，也沿用這一方法。它擺脫漢學的繁瑣引征，避免「微言大義」的穿鑿附會，力圖按照古人原來的意思來解釋古書。

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校點稿，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充分吸收近現代學人成果，擇善而從，取舍精當，要言不煩。沒有繁瑣羅列炫耀的習氣，遵循校點義例，不失繩墨。林希逸是莊子功臣，陳紅映教授又不失為林希逸功臣。這里還要指出，任何注釋都帶有注釋者個人的時代局限和愛好傾向，再好注釋只能作為閱讀原著提示或參考。注釋畢竟不同於原著，最終還是要讀者自己做出判斷，纔不至成為古人的俘虜。

任繼愈於北京三里河南沙溝

二〇〇二·三·三十

校點說明

林希逸字肅翁，號竹溪，又號虜齋，福建省福清人，生卒年不詳，端平（宋理宗年號，一一三四—一一三六）中進士，景定（宋理宗年號，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年）間官司農少卿，後又任考工員外郎，終於中書舍人。他的活動主要在十三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為南宋末年。希逸善書能畫工詩，著有《易講》、《春秋正附篇》、《道德真經口義》（《老子口義》）、《南華真經口義》（《莊子口義》）、《冲虚至德真經口義》（《列子口義》），合稱《三子口義》，又有《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是一位官吏兼學者。

《南華真經口義》又名《莊子口義》。因唐朝尊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祖宗，唐玄宗策封老子為道德真君，故《老子》為《道德真經》。又因莊子曾隱居南華山，所以於天寶元年（七四二）策封莊周為南華真人，其所著《莊子》為《南華真經》。他的同窗林經德在《南華真經後序》中說他「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希逸忽對他說：「余嘗欲為南華老仙洗去郭象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時，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紆憂而娛老，今

書幸成矣。」則是書成書至遲當在一二五八年。林之序寫於景定改元年（一二六〇年），而徐霖景的《說跋》寫在「景定辛酉十一月」，則《口義》之刊刻應在一二六一年左右，距南宋滅亡約十八年。該書於一五三〇年傳到日本，書名《莊子口義抄》。產生過不小影響。

《南華真經口義》確是一部善於解莊的書（關鋒《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莊子注解書目》）。它雖不及郭象《莊子注》那樣有名，但在莊學史上影響於莊子研究者實在不小，具有鮮明的特色。

首先注解通俗易懂，大多準確。為什麼取名《口義》呢？林經德的解釋是，「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即是用通俗的語言直接解釋，以別於郭象、成玄英之文雅，沖破了正如岑仲勉指出的「自宋以後，強分雅俗，方言俚語，不克登翰墨之堂」的藩籬（《兩周文史論叢·讀莊發微》）。宋人解莊者約卅余家，而《四庫全書》收錄僅三家，《口義》居其一，就因爲它「循文愆義，不爲艱深之語，剖析尚爲明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正是本書通俗曉暢的特點。《口義》在注解方面，不徵引他人，而自出己意，多合莊子本義。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以搜羅廣博、注釋詳切爲其優長，而是書所徵引的古今人注解，希逸《口義》就占十分之一強。於此可見《口義》在衆多注莊解莊之地位，而僅次於郭象《莊子注》。

其次是既善於從整體着眼，又立足於字句篇章，不像魏晉人那樣着重義理、借題發揮；又非因字碎句者可比，而能融匯貫通，得其精要，見樹見林。使讀之者於字句理解落在實處，又能領會其文義精奧、豁然開朗。作者在《莊子口義發題》中自稱對《莊子》「文字血脉，稍知梗概，又頗獵佛書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就者」。細讀《口義》，知希逸此說，誠非虛言。試舉《人間世》「瞻彼閔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爲例，且看他的解釋：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才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從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才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這段解釋顯然繼承了前人解說，如司馬彪「室比喻心」，成玄英「形坐而心馳」之說，但《口義》說得明明白白，一看便知其意蘊。這一解莊方法，影響所及，至於明人焦竑、釋德清，清人宣穎、林雲銘，形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注莊學派。

《口義》的第三個特點是注重分析莊子文章妙處，爲莊學研究拓寬了領域。林氏以前研究莊子的多爲注音解字，闡釋義理，而對莊子的文學絕少涉及。他說：「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希逸論莊子文學在文章的文筆、筆力、比喻方面。清人宣穎、劉鳳苞等對莊子散文研究成績最豐，但究其所論及者有的是希逸已開其端的，而宣穎特別是劉鳳苞總其成而已。

除上述三點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他雖站在儒家立場，且每以儒解莊，以佛解莊，以禪解莊，具有莊學研究儒學化和儒釋道融合的傾向；但這并不妨礙他較爲準確地解釋莊子，且對儒、道、佛溝通融匯是有助益的。希逸稱讀《莊子》有五難：「必精於《語》、《孟》、《大學》、《中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

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這里只舉以佛以禪解莊爲例。前面解釋「虛室生白」時，就用「戒生定，定生慧」釋之。又如解釋「知者不言」時就說：「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當然這種融匯特別是佛道的融合早在支遁、成玄英已開其端了。

最後，希逸在《口義》中時時流露出他的真知灼見。如談到莊子的創作動機，先引劉叔平《莊騷同工異曲論》「莊周、憤悱之雄也」的話，接着說，「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又如對孟莊的區別一針見血指出：「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

總之，《南華真經口義》是一部解莊的好書。所以，我負責任地向研究莊子的學者和想一般了解莊子的讀者推薦此書。

這部《南華真經口義》的整理，是以《道藏》中的《南華真經口義》爲底本（《莊子口義》），另有晚於明正統《道藏》一二九年的明萬曆二年刊本，國內僅北京、上海等存有四部，囿於條件未能參校，實爲憾事；但有四庫全書的《莊子口義》爲輔，可補不足。我的印象，四庫全書的《莊子口義》似據萬曆本刊刻的。更重要的是有略晚於林希逸的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的徵引可供校讎），中華書局出版的經王孝魚點校的郭慶藩《莊子集釋》爲校本，同時據《古逸叢書》宋刻本、《續古逸叢書》北宋本、明世德堂本、《四部叢刊》所附孫毓修《宋趙諫議本校記》、《道藏》中的郭象、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王雱《南華真經新傳》、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焦竑《莊子翼》、陳碧虛《莊子闕誤》、四庫本《莊子注》、近人馬叙倫《莊子

義正》、先師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釋》、阮毓崧《莊子集注》等，以及今人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等諸家的校勘成果亦有徵引。本書校刊以保持宋代《莊子》原貌爲宗旨，因爲它本身就是可供校勘的典籍，故一般不多做改動，仍其舊貌。另外凡增補或刪改原文，均在注中加以說明。而如己、己、已等明顯訛誤之類，徑直改正，不出校記。

陳紅映 一九九一年元旦於雲南大學

目錄

序	任繼愈	一
校點說明		一
莊子口義發題		一
內篇		一
逍遙遊		三
齊物論上		一五
齊物論下		二五
養生主		四六
人間世上		五四
人間世下		六九

德充符	八〇
大宗師上	九四
大宗師下	一〇七
應帝王	一一九
外篇	一三一
駢拇	一三三
馬蹄	一四一
肱篋	一四七
在宥	一五六
天地	一七五
天道	一九八
天運	二一三
刻意	二三〇
繕性	二三五
秋水	二四一
至樂	二五六
達生	二六五

山木	二七九
田子方	二九三
知北遊	三〇七
雜篇	三二七
庚桑楚	三二九
徐無鬼	三五〇
則陽	三七二
外物	三九〇
寓言	四〇三
讓王	四一一
盜跖	四二四
說劍	四三七
漁父	四四一
列御寇	四四八
天下	四六一
《南華真經》後序	四八二
後記	四八六

莊子口義發題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